



家範典第三十一卷

母子部紀事一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也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薦謹匪有懈舜母嚚舜順無罪爲母所讒而見逐乃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

路史禹年三十取於塗山氏曰趨是爲攸女生啟塗山於是獨明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書經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

列女傳湯妃有莘之女也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子早卒丙壬嗣登大位

琴操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母所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採杼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作履霜操

列女傳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于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

伯奇自死

禮記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穆公之母卒使

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中也聞諸甲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

魚聞之遂除之

注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于

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

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

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

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

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注

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纓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

人括髮袒於房婦人髻於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爲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注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嗤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疏

沽羶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

死宮中不立相待故時人謂其於禮爲羶略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節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

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

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

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文伯之喪敬姜

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必多曠於禮矣夫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

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愛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

私上下有章

家語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男女紡

續慙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史記虞卿傳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韓詩外傳魯公父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父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纓經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新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伋之齊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

左傳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 晉侯賞從亡

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憂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以是不

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

初叔向之

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纍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衛侯

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似之子衍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天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末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

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帥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人物考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梁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

孝苑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

孝子傳閔損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怒笞之撫背之衣單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悟遂成慈母

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造於君庭請以頭託白晏子而自刎

韓詩外傳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新序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家語曾子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況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終身不娶 曾子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臂何恙母言客

至搯臂以呼汝耳

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切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韓詩外傳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

人物考公輸子名班又名般或以爲魯昭公之子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

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史記吳起傳起衛人也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莊子大宗師篇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列女傳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會三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衡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孟子道既通適齊齊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鬻酒漿養

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闔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丈夫丈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列女傳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

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汝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毋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韓詩外傳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戰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